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西雅圖的天空

月中從西雅圖回港，乘美國某航空公司的直航班機。原定下午二時起飛，準時登了機，可等來等去都起不了飛，原來機件故障，航班取消。航空公司的客戶服務當下就露了底：訊息混亂不用說，當大家追問晚上的酒店安排時，地勤人員竟說市內有大型會議，找不到酒店房，請貴客自理，言下之意是你瞅街也不關他們事。那錢呢？更好笑，公司會給每人美金二百大元，但要下次幫襯它的航班才可以扣錢！真是豈有此理，大家立即起哄。

同機的同胞馬上發揮強國本色，急電中國領事館，又找來當地記者助陣，用群眾壓力要求安排酒店。鬧到晚上，部分人終於獲安排去鄰近一家motel住一個晚上，不過只是知道的人有房，不知道的就算了，真沒見過這樣「大細超」對待客人的。去到motel，其實還有好多空房，地勤人員當初只需多打幾個電話問問，馬上就可安置好全部乘客，這台「大龍鳳」就可避免。非不能也，是不為也。有時真不明白，「客戶服務」這觀念，最初是美國人教的，但做起來，美國的航空公司又全不靠譜。

更奇的還有。第二天上午，航班終於起飛，然後就奉餐。這時坐在我附近有位不懂英語的台灣老太太，說要吃素，但她沒預先通知，所以服務員有點為難。這本是小事，但那兩位男的空中服務員，站在台灣老太太身邊的廣東話對話，簡直令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一個說：「你叫她撥開雞肉，吃旁邊的菜就是了！」另一個更離譜，竟說：「呢條友真麻煩！」看樣子和聽口音，他們像是在美國長大的華人，可能以為台灣老太太聽不懂廣東話就好欺負，想不到附近有像我們這些好事、又懂兩文三語的香港人。我馬上用英文、廣東話和普通話分三次罵了他們一頓，雖然我跟台灣老太太並不相識。不久服務員就認真地為她奉上一盤素菜。兩文三語，還有點用。

這家今年六月開始從西雅圖直飛香港航線的公司，可以檢討一下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不用催趕的美術館

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（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），是勾留墨爾本常流連的景點，特別是在下雨時。從第一眼見到它，就一直在想為什麼維多利亞省的美術館會自稱「國立」？

據大學教授妹夫解說，建於一八六一年的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，確實是全國最大、最出色的美術館。當年是英屬殖民地，尚未納入聯邦的維多利亞省，因金礦熱潮成為澳洲最富庶地區。富者因書而貴，維多利亞因而展開搜羅大型藝術品計劃，工程與規模之大，堪稱舉國之最，至今館藏超過六萬五千件。澳洲聯邦獨立後，雖然澳洲國立美術館（NGA）於首都坎培拉建成，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（NGV）以其悠久傳統與驕人館藏，仍繼續沿用「國立」級稱謂至今。

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（NGV）設有古典和原住民藝術樓層，前者精緻，後者民俗，能貼近澳洲貴族與俗民文化的精髓，極具可觀性。其實，NGV國際館本身也是一件相當不凡的展品：正門是利用了雨水收集循環技術而造的二十米寬六米高的水幕牆（Waterwall）；大堂則使用了五十種不同色彩的三角形玻璃而構築成、被譽為「空中地毯」的倫納德．弗倫奇彩繪玻璃吊頂（Leonard French stained glass ceiling）。

百多年來，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（NGV）在巨富商賈捐地捐款支持下，增闢另兩處分館（國際館與現代館），全位於墨爾本最精華市中心，甚至開辦藝術大學。NGV收藏了全澳洲最好的藝術品，而且為了照顧所有階層，全部免費參觀。今天看不完明日請早，明天看不完後天繼續，打破了為了在一天內，逛完一座大型付費美術館，通常必須早起晚歸、午餐不吃、在樓梯間移動時偷喝水、整天不打瞌睡、全程小跑步，以及在閉館時被催趕仍未捨離場……的悲慘定律。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中 年

颱風海鷗襲港那夜，冒着狂風暴雨出席了一位報人的喪禮。一鞠躬、兩鞠躬、三鞠躬、家屬謝禮。心情當然是沉重的，因為這位報人只活了五十九歲。

喪禮十分隆重。比一些報人的默然而逝，更見其生榮死哀。據聞，在他患病期間，其服務的機構照支高薪，殮葬費一切由公司支出，這在商業社會上實屬難得。

席間，有人說他是「老記者」、「老報人」了。服務報界四十年，真稱得上是「老」了。五十九歲是「老」嗎？

初入報行時，由記者做到編輯，對於這個「老」字，別有一番感受；對於一些新聞中受害人、死者，三十多歲吧，便冠以中年；五十歲以上則冠以老字。後來，隨着時光的流逝，香港人壽命延長，我們下筆也改了，中年變了青年，老年變了中年；五十餘歲也呼之為「壯漢」。真的「老年」，今時的說法是六十五歲以上。六十五歲，還委婉的說是「長者」，不說「老人」，或以「老漢」稱呼，以示他仍是「漢子」一名。

因此，五十九歲，應是中年吧。中年而逝，怎不哀哉！何況，病前他仍是「壯漢」般充滿活力。

董橋有篇名文：《中年是下午茶》。他說：「中年最是尷尬。天沒亮就睡不着的年齡。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。只有哀愁沒有憤怒的年齡。中年是吻女人額頭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齡；是用濃咖啡服食胃藥的年齡。中年是下午茶。」

最點題的是「下午茶」三個字。下午茶之後，就是晚飯了，晚飯就是「老年」吧，董橋沒點出甚麼歲數是中年。但中年的特點，他是指出來了。這可能是他自家的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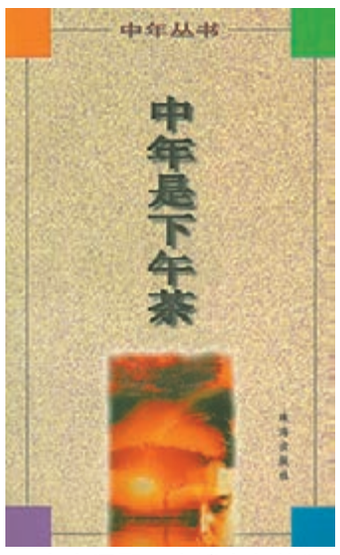
林語堂《秋之況味》中的「秋」，就是中年。他說：「我愛好春，但是春太柔嫩，我愛好夏，但是夏太榮誇，因我是最愛好秋。因爲她的葉子帶一些黃色，調子格外柔和，色彩格外濃郁，它又染上一些憂鬱的神采，和死的預示。」

「死的預示」就是冬天的來臨。「冬天」是老人。「秋」使他感覺是「逼近老邁的圓熟與慈和的智慧。它知道『人生的有限』，故知足而樂天。」

五十九歲是「下午茶」，原應好好的「嘆世界」；五十九歲是「秋」，是智慧成熟的年齡。可惜，未曾「晚飯」，未曾看到冬之蕭瑟，就此「落木蕭蕭下」。

珠海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部《中年是下午茶》的書，選了董橋這篇大文，並以此作為書名，除收林語堂那篇文章外，其餘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，如周作人、梁實秋、俞平伯、蘇雪林、葉聖陶、郁達夫、徐志摩、邵燕祥等的文章，大談中年的況味。但正如我所說，那個年代的中年，歲數是如何界定的？三十歲？四十歲？

五十九歲，是「老記者」、「老報人」。但這個「老」字，不應是指年歲，指的應是「資深」。而「老」，則是尊稱。



■ 名家滙聚，大談中年的況味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百家廊

戴永夏

秋野童趣

生長在農村的孩子，對秋天的喜愛似乎勝過春天。這不但因為秋天是收穫季節，瓜肥果熟，五穀飄香，可以吃個肚兒圓；還因秋天的原野豐富多彩，廣闊無垠，可以寫最好的詩，可以畫最美的畫……

收穫是喜悅的，更是忙碌的。有句農諺說：「三春不敵一秋忙」，這是農人的經典。入秋以後，人們剛把高粱收回家，穀子入了囤，豆子上了場，緊接着就是抓（方言，刨的意思）地瓜，刨花生……農活一樣接一樣，愈來愈繁忙。這時，大人起早貪黑地忙裡忙外，我們孩子也不得閒。一放秋假，我們就扔下書包，奔向田間，跟大人一起「摸爬滾打」，收穫秋天的豐富，也飽嘗秋天的快樂。

種糧人最懂得糧食來之不易，所以不管年景豐歉，鄉民們都很重視「惜糧如金」、「顆粒歸倉」。晚秋的地瓜、花生收過後，地裡總會有些遺漏，於是「復收」便成為秋收後的一項輔助農活，這「重任」常由我們孩子承擔。每天一吃過早飯，我們便三五成群地自發組織起來，挎上籃子，扛起鐵鍬，蹦蹦跳跳地奔向剛收穫過的地瓜、花生地裡，或一字兒排開，或各自尋塊地盤，躬下身來用鐵鍬翻地。畢竟是已經收穫過的土地，要下力氣深翻、多翻，才能有新的收穫。而一旦挖到「寶貝」，自然特別高興……不一會，這邊挖到了地瓜，便舉起來高聲唱道：「我的地瓜像小牛，騎上吃穿不用愁！」那邊翻花生的哪肯認輸？不一會也挖到了花生，也高高捧起，挑戰似地唱道：「我的花生賽元寶，你八頭大牛也換不了！」就這樣你來我往，你剛我強，大家在一片說笑聲中比賽幹勁，比賽收穫，也比賽舌戰的智慧。不到半天功夫，每人的籃子裡都裝滿「勝利果實」，這時甭提心裡有多高興了！把這些「勝利果實」拿回家，大人就將地瓜切成片，曬乾後留作度春荒的口糧；花生曬乾了剝出花生米，拿去賣了錢，給我們買過年的新衣服和學習用的書本、文具等……因為有諸多看得見的好處，所以我們對復收都很感興趣。

復收有時也會有額外收穫，最幸運的就是挖到田鼠洞。田鼠跟家鼠不同，牠只在田間生活，主要以吃莊稼的果實為生。牠的洞一般挖在田坎或地頭比較隱蔽處，洞口較小，但深入地下的洞穴卻比較深，結構也比較複雜，有糧倉、窩巢、通道等，宛如小小的地下宮殿。這些小傢伙也深諳「深挖洞，廣積糧」和「秋收冬藏」的道理，每到秋季，便採來花生、大豆等糧食，在庫房裡堆得滿滿的，以備「全家」過冬。一旦挖到這樣的鼠洞，就能從鼠倉中繳獲許多糧食，這自然讓我們喜出望外。

有一次，我發現了一個田鼠洞，挖出整整一竹籃花生，這比一天的勞動所得都多。我興高采烈地將這些「戰利品」拿回家，在母親面前自我炫耀。哪知母親聽後不但沒表揚我，還板着面孔，不滿地批評我說：「大小是條命，橫豎都得活。你把牠們過冬的口糧搶光了，牠們一家老小都會餓死、凍死，這多麼殘忍！再說這些糧食賣給別人吃了，也不衛生。以後不要再幹這種缺德事了！」對母親的訓斥，我當時似懂非懂。以後學了生物學我才知道，田鼠也是生物鏈上的一環。如果把牠消滅了，這一生物鏈會斷裂，同樣會帶來生態災難。自那以後，我再也沒有挖過田鼠洞，也把母親的教導牢記心中。儘管母親的某些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確，但她關於愛的教育，卻深入我的心中，使我從小就懂得尊重生命，拒絕殘忍，把一心向善當作做人的基本守則！

在田野復收，更大的樂趣是「燒窯」。「燒窯」就是野炊。我們幹活幹累了，肚子也餓了，便在地上挖個土坑，坑裡鋪上一層柴草，柴草上放上新撿來的地瓜、花生等，上面再蓋一層柴草。然後畫根火柴點上，這「窯」便燒了起來。「窯」中的火在熊熊燃燒，地瓜被烤得「吱吱」冒油，花生被燒得劈啪作響。隨着噴吐的火苗，一道青煙裊裊地升上天空，飄得很遠很遠，與空中的飛鳥逗趣，跟天上的白雲相連……這時我們圍在火堆旁，高興得又唱又跳。天上掠過老鷹，我們便齊聲羞辱牠，對着牠唱道：

老鷂子，戴牠爹的破帽子。
叫牠摘（音zhei），牠不摘，
忽大忽大上西北……

一群大雁從頭頂飛過，我們又拍着巴掌嘲笑牠們：

雁，雁，擺不齊，掉到河裡哭牠姨。
雁，雁，擺瓦碴，掉到河裡哭媽媽……

不一會，「窯」燒好了，我們再也無心去管老鷹和大雁的事了。大家七手八腳地扒開灰坑，捧出滾燙的地瓜、花生，就地一坐，便開始享受這自烹的「美味」。那地瓜皮焦瓤軟，吃到口裡甜爛如蜜；花生殼黑肉白，酥香無比……我們饕餮般地大吃大嚼着，彷彿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好吃的「美味」了。這美好的感覺讓我們頭腦發脹，自感快樂無比，幸福無比，就是給個國王也不換！就在一片說笑聲中，一大堆「野味」不多會便風捲殘雲般地一掃而光。抬頭相互看看，只見每人的臉上都抹得黑鬼似的，只有那一排整齊的牙齒白得出奇……於是嘻嘻哈哈地互相取笑着來到小河邊，先把臉洗淨；又捧起清甜的河水，痛痛快快地喝個「一醉方休」。當夕陽西下，鳥兒歸巢，村裡升起裊裊炊煙時，我們才像打了勝仗的將軍似的凱旋而歸……

秋假過後，我們戀戀不捨地離開田野，回到學校。二三十天的工夫，我們的臉曬黑了，身體變瘦了，但心裡卻感到更加充實。因為我們不但收穫了物質，收穫了知識，還收穫了精神的健康和快樂！

■ 收穫 網上圖片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小而大的香港

香港人口七百幾萬，面積一千一百平方公里，人們常用細小來形容她。近來，忽聽幾位內地來港的朋友發表宏論，說：「香港其實很大」。

友人說：「這次我去過西貢和長洲島，原來香港不只有銅鑼灣和尖沙咀，還有其他很多好玩的地方！」回想我頭兩次來港出差的經歷，像大多數遊客一樣，頭一次是去銅鑼灣購物，到海洋公園坐「跳樓機」，在太平山頂賞維港夜景，搭天星小輪過海；第二次去赤柱喝啤酒，到蘭桂坊聽聽美國鄉村音樂，到黃大仙拜拜神。回京後，朋友問「印象如何？」回答自然是「標準答案」：香港太小了，哪能和北京相比？

但來港工作之後，始覺昨天的「標準答案」並不「標準」。首先，香港是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會，用國家要素衡量她，有犯概念混淆之嫌。用常用的國家歷史和地理概念看香港，她確實太小了。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。

我想說的是，香港有她大的一面。先說離島。我住在港島南區的香港仔，從這裡搭渡輪不到半小時，便可登上一水之隔的南丫島。坐船一邊欣賞海景，一邊目送萬噸集裝箱貨輪從東博寮海峽穿過，思緒會不自覺隨着翻捲的浪花飛向遙遠的馬六甲海峽甚至好望角。浩渺的南中國海給香港賦予了太多的藍色想像，南海便成了香港土地的延伸，而像香港仔、東博寮這樣的海灣和海峽在香港比比皆是，這是內地大城市所無法比擬的。

登島了，當你食完鮮美的石斑魚和大龍蝦，便可以在一步一景的島上遠足一番，直走到腳痛腿軟；還可以躺在柔軟的沙灘上曬曬太陽，在海水裡游泳。而像南丫島這樣的離島在這裡不止幾十個，還不說佔香港總面積百分之七十四的郊野公園了，有哪個內地城市有這麼多「後花園」呢？

曾與另一位朋友聊起香港的「大小」，他將論據放在形而上的層面上，說明香港很「大」。他說，香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很強，一百多年來，各國人才匯集於此，成就了成千上萬有「三顆星」（永久居民，擁有投票權）的「鬼佬」，香港就是他們的家。他補充道，香港還是國際資訊之都，光是彭博社一家通訊社就有近千名當地僱員。試問世界哪個城市有這樣的「待遇」啊！

他這番話，讓我想起不久前出席的一次「鬼佬」聚會，其中一位在中環工作、祖籍英格蘭的銀行家在港生活了四十多年，也是「三顆星」，他早已將香港當成自己的家了。上周，我在浸會大學參加第二屆中華國學論壇，浸大教授費樂仁(Lauren F. Pfister)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六年，他在台上用標準的普通話演講「過去二百年海外漢學的五個重要突破」時，北大陳平原教授等內地學者無不嘖嘖稱讚，慨嘆自己的大學為何沒有這樣的人才。

我覺得，國際化大都會往往會顯得「大」些，形而上的包容性和多元化，使大家忽略了城市地理空間上的逼仄，卻使之「異化」得大起來。歸根到底，一個國家和地方的大小並不重要，關鍵要看她美不美，是否具有獨特性。如果她擁有美的「魔方」，便會由「小」變「大」，甚至讓人願意為她奉獻一生，終老一生。

香港，就是這樣一座小而大、小而美的城市！

思旋天地

思旋

照搬外國那套民主行不通

六十五周年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人民政協已經慶祝了成立六十五周年，適逢共和國十月一日慶祝成立六十五周年華誕。人民政協是中國民主協商的重要一環，六十五年來，人民政協在統一祖國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，而人民政協本身的自我完善亦進步良多。猶記得一些老政協憶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三、四十個政協委員去開會，要整整三個星期，在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台上出現的大多上年紀七十歲以上了，有的要坐輪椅，有的拿着放大鏡，有的用拐杖，幾乎每個領導都有人攙扶，現在想起也是個奇觀。但發展到現在，人民政協的隊伍年輕化、專業化，質素大為提高，實在是民主協商的一大進步。

最近，香港有幾個代表團應邀到北京訪問，包括工聯會、新民黨早前亦已各自造訪北京與官員會面，當中最夠份量的代表團是由政協副主席、前特首董建華先生率領的一個工商專業代表團，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。董建華先生晉身政協副主席，繼續肩負統戰的任務，我們都十分佩服董先生七十五歲高齡，剛訪問完新加坡，又率領七十位香港工商專業領袖赴北京，風塵僕僕，精神可嘉。這次代表團成員包括李嘉誠、李兆基等全港多名「大孖沙」和數大商會的主席，獲得國家主席親自接見，強調民生、民主和經濟的發展，更提出了「三個堅定不移」：堅定不移貫徹「一國兩制」方針和基本法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，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

看到中國愈來愈富強，愈來愈進步，看到全國人民積極發展經濟改革民生，為振興中華所付出的精神，國家強，香港人人也應該支持。以前香港人怕被邊緣化，怕內地的兄弟省假以時日超越香港，但如果自己不爭氣，繼續一些無謂的政治爭拗，上街示威遊行甚至慫恿學生罷課，香港的精力會減退，經濟競爭力減弱。我們要檢討香港的實際環境，實際情況去發展民主，不能只搬外國的一套，否則會水土不服，應該依基本法好好為香港未來建設。香港人一定要爭氣，爭取國家強大的一杯羹，今次香港經濟核心人物北京之行，得到習主席的勉勵，得到反省，對他們和所有香港人來說，都是獲益良多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「彭家麗精神」

廿七年前她唱贏過王菲，十年前被扑頭受重創，七年前突然逃婚，去年跟朱主席合唱《從不喜歡孤單一個》，平地一聲雷，大家喜見家麗氣定神閒，面對超走音的對手而面不改容，稱許這是「彭家麗精神」，從此淡出廿年的她忽然走紅。

「大家太誇獎了，只是與不大合拍的人合作，千萬不要影響自己的工作表現，做好自己本份，別人一定看到。」

廿七年前她已擁有美妙歌聲，在歌唱比賽打敗了王菲勇奪冠軍寶座。她對王菲一直關注，多年來都留意她的事業與愛情，近日鋒菲復合，家麗高興表示贊成：「一對戀人是否登對並非由外表決定，是心靈。不過他們走在一起一定要愛錫對方的小朋友。」

在家麗心中，家庭子女非常重要，正如十年前，某夜凌晨二時在回家途中遇上扑頭黨，頭破血流，隨時有生命危險，「原來生命走到最後一刻，內心意願會排出個先後，我不要死，我還未開過個唱，我不要死，我還未結婚生子！」她一直追求當賢妻良母的夢。

養傷期間，她身心受創，當時那位追求者忽然人間蒸發，甚至沒有一個慰問電話，她忍不住去電找人，找了很久才找到，對方態度冷淡，她知道不用問究竟了。

當日她不斷反覆思考，到底誰人主管生死？是造物者，她開始有了信仰，到美國傳道，其間認識了一位教友，真巧，他們都有着共同思想，希望結識的對象就是未來的終身伴侶。他們開始拍拖，既然如此，即代表可以籌備婚事了，一年後，她跑到美國居住一個月，定了酒席和教堂。一切準備就緒，可惜，在此段日子，發覺男方的待人態度和價值觀出現問題。他們找來婚姻輔導作分析，「有不妥，但，他無同感，我單方面取消婚禮，不是他的錯，只是各人成長經歷不同。」

彭家麗一向重視別人對自己的看法，此舉可有擔心身邊人的目光？「我長大了，人要為自己而活，如果我介意，一定會結，但，婚後的路要我和他去走，我沒有後悔。事後，大家都不敢提及此事，怕傷我的心，多年後才彈出一句：你OK嗎？」

她變得勇敢了，敢於為自己發聲，但，說也奇怪，當年樂壇不懂應付傳媒的還有王菲，為何二人走勢甚不同？「最大分別，她不介意外間的評語，我卻怕得要命。當年錄音，玻璃窗要貼滿報紙，現在嘛，大家隨便參觀，唱錯有甚麼大不了？」

家麗開心了，每天都懷着一顆盼望的心等待明天，它將發生很多有趣的事。至於他日是否會成為賢妻良母？她依然每天在祈禱，家麗一切不強求，因為一個人生活也蠻有樂趣。